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81 (Resumption 1)
15 Dec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八一次会议(复会一)逐字记录

1999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海因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杜萨里先生
	巴西	丰塞卡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当格·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斯洛文尼亚	日博加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99-86734 (c)

下午3时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瑞典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达尔格伦先生(瑞典)和卡桑达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巴内福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说,我所准备的基本上是一些讲话要点,这是由于我们在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时的印象。

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转达尼日利亚代表团对你的赞赏,你召集举行了安全理事会这次关于非洲问题的第一次互动性会议。

将非洲作为一个在所有问题上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和对待的残疾儿童来对待,不知为何已成为一种传统。在这方面,我欢迎安全理事会迈出了第一步,直接了解非洲情况,而且从非洲人自己那里了解非洲。我还欣喜地确认并期待着这一主动行动能够在下个月美国担任主席期间得到继续。我只希望,它不会在那时停止,因为为解决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举行的非正式磋商应该继续下去。

鉴于这次会议的安排方式,我想重点谈谈两大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在解决和管理冲突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我要从我的经历,也就是从我所在分区域的角度出发,谈谈这两个方面。

安理会记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的成立是由于国际社会成员起初对利比里亚境内冲突漠不关心。西非经共体的领导人勇敢地

迎接了挑战,并成功地通过调解,促成了利比里亚境内的和平。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确保恢复塞拉利昂的和平与稳定。

因此,西非监测组已成为西非分区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维持和平工具。它成功防止了利比里亚危机早期阶段所出现的混乱和严重人间悲剧。联合国最近决定授权建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就是西非经共体领导人要求在利比里亚局势中作出、但却遭到拒绝的那种回应。因此,决定建立联塞特派团是一项令人欢迎的行动。它正式确立了联合国与诸如西非经共体这样一个分区域组织之间应当建立的伙伴关系形式。为使这一伙伴关系能够促进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首先需要联合国秘书长与西非经共体领导人之间进行定期协商。其次,需要捐助国提供资源,支持在该分区域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

第二个方面是预防冲突。我现在想重点谈谈如何预防非洲大陆的冲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可采取哪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来防止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重新陷入冲突。得到广泛公认的一点是,正在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状况。它们在各个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它们没有资源和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来支持有关非洲国家,使它们也能够象欧洲国家一样取得成功。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对非洲表现出同样的决心,而这种决心在重建欧洲国家,尤其是巴尔干的努力中是非常明显的。

在目前,非洲国家几乎完全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这是一种不良的状况。确保非洲国家不陷入危机和冲突的一条可靠途径是,国际社会应积极参与恢复、重返社会以及和解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需要重点注意的另一个领域是它可以提供哪种形式的支持来防止我们大陆的新兴民主政体陷入冲突。在本十年期间,许多非洲国家经历了从一党统治和军事政权到多党民主政体的过渡。尽管这一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它未能使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使得非洲领导人无法实施各种

方案和项目,为其人民带来“民主红利”的切实好处。

我国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在几年前的一次讲话中恰当地说过,在空肚子的情况下,民主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开始采取一些影响深远的措施,帮助这些新兴的民主政体维持妥善的治理和民主体制。

这些措施首先应包括取消非洲国家的债务。如果非洲国家能够解除债务负担,那么它们将能够把本需用于偿债的资源用来执行造福人民的重要方案和项目。

其次,应该紧急地作出具体的国际努力,使非洲人民摆脱已经因冲突而成为它们社会特征的不幸和贫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请允许我在座位上以主席的身份说,我们多么赞赏奥巴桑乔总统对重建尼日利亚所进行的领导。

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高须幸雄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以审议加强联合国与非洲合作的方式和方法。

今天,考虑到就这一会议所提出的形式和目标,我想谈以下两点。

第一,我必须强调安全理事会必须对非洲的危机作出迅速和适当的反应。极其重要的是,安理会成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在开展工作时必须意识到安全理事会方面未及时采取所需的行动将造成民众的痛苦。

在这一点上,我想谈一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很清楚,那里的和平进程会对整个非洲大陆产生严重的影响。

7 月签订并确立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停火的《卢萨卡协定》确实是有关非洲国家值得赞扬的成就。国际社会必须对它给予充分的支持。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迅速采取行动,派遣 500 名的军事观察员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巩固有关各方对《卢萨卡协定》的遵守,并希望它将作出努力,以尽快部署一支完备的维持和平部队。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 20%费用的日本将支持安理会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动。

第二,我强调必须加强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能力,以维持非洲的稳定。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解决冲突的经验清楚地显示:非洲人民就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调停冲突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一致意见。同样清楚的是,这些组织发挥这种作用的能力因缺乏行政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源而受到阻碍。尽管我充分意识到了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秘书处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着的合作,但我提议安理会发挥更为有力的领导以动员国际社会加强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谨通知安理会,日本将在明年三月在东京举行一次关于加强分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中作用的国际专题讨论会,我们已经邀请了联合国、非统组织、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和发展局以及和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

当危机在非洲爆发时显然需要安全理事会发挥更为强有力的领导以提高国际社会对该危机的意识。我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安全理事会将会有能力更为及时和有效地对非洲危机给予回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日本代表所作的简洁发言。对此我们表示赞赏,而且我相信今天下午的其他发言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象本组织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深为关切安全理事会对非洲给予了大量的关注但实际收效甚微之间的明显不相称情况。因此,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深深地感谢联合王国所担任的安理会主席,以及感谢主席先生你个人采取主动行动邀请我们研究非洲局势并探讨以何种切实办法加强安理会关于解决非洲冲突的决议的影响力。

我将把我的发言集中在你非常有帮助的说明中概述的问题。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

主要的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加强合作将大为有助于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这一目标。为改进这种合作已经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作出了体制性的安排。在今天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新构想。

考虑到这种情况,安理会成员不妨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对关于这一问题所提出大量不同构想和建议加以系统阐述。极其重要的是,这种文件包含向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各种实体所发出和提出的明确的指示和建议,以便开始或加快实施旨在改善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相互促进的具体建议。安理会还应该定期审查执行情况,如有需要的话,作相关的调整。

总之,安全理事会在组织在提出这一领域的具体建议和在随后对这些建议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和创造性。安全理事会成员不妨考虑一下是否宜于创立一个协调其与非统组织和非洲的分区域组织关系的辅助机构。在这一方面,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关于建立一个考虑促进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之间协商的不同构想的特殊机制的建议。

关于满足非洲维持和平需求的问题,虽然我并不希望我们建议的解决办法确实是首次提出的,但或许如此广泛提到它们重新确认了它们确实切中了要害。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维持和平行动成功必要条件的必须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外,另有两个领域值得大家给予特殊的关注。

首先,有必要改进现有的努力,以改善旨在确保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迅速提供和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现有联合国机制。它首先涉及联合国的待命安排系统和可迅速部署的特派团各总部。联合国秘书处和会员国应该继续作出努力,进一步强调非洲大陆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需求。

第二个领域涉及加强非洲国家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以使它们更为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赞扬近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颇有价值的主动行动。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确保这一领域的努力具有更为集中和包括一切的

特征。

主席先生,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就安理会在解决非洲冲突所使用的额外手段征求意见,当前的讨论清楚地显示:本组织并不缺乏想象力。乌克兰尤为重视针对非洲更多地使用适当的预防性手段。

在这一方面,我只想专门谈一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向该地区派遣的特派团,主席先生,你在发言中也强调了此类特派团的价值。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更深入地探讨此类特派团的整体概念。例如,不难想象,如果在冲突局势的早期阶段派出特派团,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我们还鼓励安理会更加强有力地加强在非洲的武器禁运的效力,解决非洲大陆的非法军火流通问题。例如,我们知道,目前安理会在这一领域的政策主要侧重于要求各国就军火销售建立更为严格的国家出口管制程序,以阻止各类非法交易。与此同时,全球的经验清楚显示,无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制订何等有力的出口管制措施,也不能完全保证今后不会发生第三方违反此类措施的事情。

在这一方面,我希望重申乌克兰的建议,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主要武器生产国的国际专家会议,制订有效措施,防止终端用户向第三方转售军火。不妨指出,这一建议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在安全理事会今年9月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

另外还有一点,与这一问题关系甚大,不能在我们的讨论中回避。这一点涉及安理会对非洲冲突局势作出适当回应的政治意愿,以及其是否愿意分摊在世界这一地区采取的缔造和平行动的开支和负担。人们很难否认,今天,为确保安理会非洲大陆活动的成功,此类意愿是必不可少的。乌克兰即将成为安理会成员,它决心与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密切合作,促成联合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说,我个人很欢迎乌克兰代表的召开一次关于小型武器和一般武器销售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知道,安盟从很多军火供应商、尤其是东欧军火供应商那里接受军火。你的建议确实非常好。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会议,我们感谢你倡议举行关于非洲局势的这次辩论。我们同样感谢你的政府倡导与我们可爱的大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我想就此主题谈几点意见。第一点是需要更多地了解非洲,这一需要今天比以往更加明显。

在我们辩论预防冲突这一复杂问题时,我们应当在分析问题的关键、即如何预防冲突之前,向自己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在处理非洲问题时,人们往往容易本末倒置。每当我们无力对问题作出适当反应时,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将非洲问题说成是部族或种族问题,然后通过决议,作出决定,只管去执行。几天之后,或几个月后,问题终于又死灰复燃,人们从不吸取应当吸取的教训,而危机也得不到解决。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倾向和未能认清现实中问题的症结所在,导致了这一国际大家庭中所说的厌倦情绪。

许多所谓的卢旺达问题国际专家长期以来,未能将我国的历史与它所陷入的危机联系起来。例如,将拥有同一种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的民族称为“部落”或“种族群体”,甚至“不同的种族群体”,这只能暴露他们的无知和双重标准。安理会非常清楚,本着同样盲目的人类学知识,我们今天也可以大谈威尔士、英格兰、爱尔兰或苏格兰部落,但感谢上帝,情况并非如此,在卢旺达问题上,自然也不应当如此。

安理会不去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迫在眉睫的问题,一味谈论邀请的客人或不速之客一类概念,只能背离有待解决的真正问题。但我绝不是说会议是无益之举。

前面的发言者已正确指出:时机已到,我们应当促使人们了解今日的非洲,不要将它看作是殖民时代乃至此前的非洲。非洲已经发生变化,而且仍在变化。它当然是向着好的方面变化,我们应当帮助和援助它继续前进,不要因沉默或某些没有根据的简单从事的决定挫伤它。本组织更多成员前去访问非洲有助于增加知识,启发思索,修正错误,这里,我们感谢霍尔布鲁克大使的访问。为在正确的时间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需要的无非是如此。

如果我们确实关心非洲,就需要在本组织各级安插真正的和称职的非洲专家。你会告诉我:“不错,我们有专家”。但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呢?我们应当避免不断地犯错误,却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切不可这样做。错误的方针来自错误的和不真实的知识,它们自然会导致错误的观念和概念,造成对非洲的错误的政策和决定。应当纠正这种情况,而且它也是可以纠正的。

需要与非洲大陆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机制一道,研究和协调有关发现和结果。再不能忽略非统组织,不应以任何借口忽略它。非洲应当拥有发言权,应当为此而获得援助。我们和它们的想法,连同安全理事会的后勤和决议,将补充我前面提到的发现。应当重新探讨这一点,以促成各方之间的协调和谅解,找出共同立场。正如前面的发言者所强调的,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应当起主导作用。

我现在要谈谈维和问题。维和是联合国的责任,现在依然如此。今天,由于 1994 年以来出现的大量书籍、文章、证人的叙述、“卢旺达的经验”系列等等,我们开始对种族灭绝的起因以及其计划的精确和行事的残酷有所了解。我们可以说出国际社会在命令下达、屠杀开始时,是何等盲目地撤离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1994 年以来驻扎在该国的维和部队,从而听任卢旺达国民自生自灭,听凭嗜血成性的帮派民兵摆布,这些帮派民兵至今仍活跃在边境地区。

问题不在于部队的数量。问题在于安全理事会规定和应当规定的任务的性质。我们不断说,我们吸取了撤离 1994 年以来驻扎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只要安全理事会向联卢援助团下达任务,我们完全有可能制止种族灭绝。只要大笔一挥,并按照《宪章》第七章通过一项安理会决议,从而改变任务性质,我们就可以避免 100 万人死于非命。干预并不需要重大军事行动。杀人者不过是军事上无能能的群氓,多数人手中只有棍棒、长矛和大砍刀。

联卢援助团当时的指挥官达赖尔将军(我们极为尊重他,并感谢他及时仗义直言)

声称,只需 5 000 人和一纸命令,就足以制止屠杀。事后重温过去作出的决议和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理解本机构需要如何改进,如何更周密地行事。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主席先生提出一直延伸到2000年的主动行动。我们把2000年看作是非洲年。

至于采取及时行动的政治意愿,就我国代表团的观点而言,我们今天目睹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是国际社会在 1994 年可怕的春天没有对卢旺达进行干预的结果。这一冲突,并不是象今天少数人企图让世界相信的是安理会一些成员 1996 年不干预的结果。它们应该于 1994 年或事后不久、而不是事情过后再去干预。

它们现在应该干预,将《卢萨卡协定》会付诸实施。没有保持 1999 年 7 月和 8 月的势头使得一些行动者唱起侵略者对被邀请的客人的老调,仿佛这是及时的,是人们在事情的目前阶段应该集中关注的。我的南非同事讲得很好,也很简洁。

各位成员可能已经听说,今天的报道说博茨瓦纳马西雷总统最终已被双方、即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反叛分子接受作为他们的调解者。我们都了解马西雷总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们给予他良好的祝愿。我们需要看到安理会强化本身所作决定的更多的政治意愿。我们需要看到制裁委员会、例如关于安哥拉和卢旺达的制裁委员会更全面地负起责任,作出成果,而不是一个省力的沉默的现状,因为这在某些人看来多少有些象是共谋。

最后,我要说,在卢旺达之后,我们又遇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大湖区帮派民兵卷土重来以及索马里和非洲其他已被遗忘的战争的持续进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反过来问问我们自已。为什么今年科索沃发生悲剧后,我们将那些策划杀戮的人称作“将军”,而把在非洲策划杀戮的人称作“军阀”?为什么非洲人之间的杀戮总是被称作部族战争,而象在前南斯拉夫欧洲人之间的杀戮却总是被称作“种族清洗”?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反思,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真正吸取了教训?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过去的失败,比较明确地了解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各种社会和政治现实后,我们才能防止未来非洲和世界冲突的重新出现。

阿布·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许多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真心地认

为,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非洲讲了这么多的话,这些讲坛并没有象对其它国际问题一样给予非洲和非洲问题同样的关心。

因此,当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发生后,需要联合国进行干预时,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必须及时,有效,能够实现安理会的目标和授权。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出以下三点。关于维持和平,我们并不赞成非洲维和的概念,但我们支持联合国驻非洲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概念。我们还支持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因为我们相信,依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和目标向这些行动提供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非常重要。

对于安全理事会在非洲大陆确立维和行动,与某一次区域组织现行行动一道部署的情况,这两个组织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对各自有利的基础上,这样,它们的活动和职能是互相协调,而不是迭床架屋。当然,授予各组织的职权应该明晰和具体,以便实现这一目标。

无论如何,旨在改善或更新非洲国家维和行动能力的活动不应导致或促进将在非洲大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担子完全加在非洲国家身上。联合国应该承担这方面的主要责任。

在此基础上,埃及重申其认为建立一支非洲待命部队维持非洲和平并不可行的立场。加强非洲能力——个别国家或次区域组织的能力、甚至非洲统一组织的能力——的主要理由应该是更新非洲的能力,这样非洲国家能够参加联合国在非洲大陆或在大陆以外的维和行动,尤其是通过我们所说的“待命安排”。

尽管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建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决议,我们认为,正如许多发言者今天提到的,安理会如何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的冲突和那里的维持和平,将是对安理会在非洲问题上信誉的真正考验。安理会对实现大湖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将成为衡量安理会成功与否的真正尺度。

关于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其他次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必须首先强调一个主要原则:安理会只应该处理属于其权限和授权的那些方面的合

作与协调,因为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执行机构和部门在这方面有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我们还强调在着手建立任何行动、特派团或从事任何任务之前有关各方同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就合作框架达成协议的重要性。这一框架应该明确和详尽地确定各方或各组织的作用和责任。更重要的是,每一组织执行自己同意的那些部分。例如,联合国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下,为实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停火对筹备《卢萨卡协定》作出贡献。非洲统一组织方面也建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并任命了一位调解员来进行内部政治对话。另一方面,我们期望联合国执行它在协定中的作用,建立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了一个综合性维持和平特派团。

最后,关于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安全理事会不妨考虑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派遣一个联合调查团,找到为解决冲突和听取冲突各方以及正在进行协调努力的非洲国家的观点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作为准备在解决冲突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更有效地协调非洲的主动行动,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区域的。自 1991 年以来一直在继续的索马里危机,清楚地证明了必须激活安理会的作用,而不仅仅支持非洲旨在解决冲突局势的努力。

我们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永久机制,以协调安理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主席先生,这是你提出的主意。考虑到这可以对非洲一个国家或一方进行制裁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也考虑到如何执行已经生效的制裁制度的规定。我在此必须提到加拿大大使罗伯特·福勒先生作为安哥拉制裁委员会主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表达我国对你的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主持这次会议的工作,以及你在这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代表。我想说,我很荣幸上星期与女王陛下一起访问了莫桑比克。

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我面前没有讲话稿,只有一点笔记。主席先生,我们希望首先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举行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这很及时,我们希望对你的国家迄今为非洲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们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将帮助我们解决非洲的许多问题,包括冲突问题在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复杂的局势,我们需要采取具有创新性的办法来解决它们。我认为,这一相互作用的辩论将有助于我们找到这些办法。

我想提出几点。第一,我想说,非洲人对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的冲突负有主要的责任,非洲的领导人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致力于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但是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非洲寻求的是平等、公正的待遇。

我们认为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们同意你的代表团的意见。我们认为,这种合作与协调应从安全理事会本身开始。我们已经历了安理会缺少这种合作和协调的情况,即没有及时作出决定来扭转问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地区的局势方面,我们仍面对这一问题。

失去一次机会,可能就难以复得。我们认为,安理会一旦及时作出决定,就应根据问题的重要性提供资源。我认为今天上午和下午的整个辩论中都强调了这一原则。我们认为,一旦在安理会内就某一问题达成协议,就应查明国家内和区域内的行动者。被影响区域各国驻纽约的常驻代表,是很容易与他们联系的。

还应与该区域的领导人、非统组织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进行联系。也可与非洲集团当月主席进行这种接触。我认为,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必要时都可以随时到安全理事会来。在非洲问题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取的另一个做法是向受冲突影响的那些地区派遣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安理会作出的决定是知情的。

我们还认为,非统组织和非洲领导人的意见应成为安理会作出决定的基础。安理会肯定会提出的提议和建议不应成为行动的附加条件。

今天上午,霍尔布鲁克大使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而且提到如果要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维持和平特派团必须达到的条件。我们同意他的意见,除了表示不应把派遣维持和平特派团作为一个条件的抵押品,即选择一位调解人。我们认为,选择一位调解人很重要,但它不应妨碍这一进程。幸运的是,双方为了找到一位调解人正在进行合作。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说的是不应强加条件,否则进程就无法向前。

我们同意,应利用安全理事会在其任务规定内可获得的所有工具。还应考虑解决冲突的创新办法,旨在适应具体条件。我们同意加拿大代表的看法,他说现有工具应更加有效。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可创造其它创新的手段。

我们应从对安盟实行的制裁中汲取重要的教训;我认为事实上这些制裁是将给我们上许多堂课的经历。现在的工作似乎有效,我们感谢福勒大会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应从中学习,观察其效力。我们还认为纳入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内容是重要的,以便从维持和平行动顺利过渡并跨越到建设和平。这方面的困难是安全理事会结束任务,但问题实际仍然存在。但如果我们有顺利过渡,联合国其它机关和其它机构将开始工作——例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我们还有联合国发展集团,它可保证机构之间协调。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所有这些其他机构也应进行合作和协作。我认为,这可创造条件,使各国国民可以处理冲突的起因并在国内产生解决办法。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是一个非洲分区域组织,它既有好的经历又有差的经历。它可支持安全理事会解决该区域冲突的工作。过去几周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的一组外交官同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其它代表团就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进行工作。我们迄今遇到的所有人都向我们指出,这是重要和值得做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谋求解决冲突和其他办法的重要工具。

作为南部非洲共同体集团现任主席,我谨说,我们将继续同安理会成员合作,落实今天辩论的结论;我们认为,这场辩论的成功将根据我们随后能够进行的后续行动和

具体行动来判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谨提醒大家注意,请允许我说我们在过去50分钟内听取了5位发言者,根据我的计算平均每个发言者讲了 10 分钟。我们以这种速度将不能在我打算休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前听取所有发言者。

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局势的公开会议——更具体地涉及联合国同非洲的伙伴关系——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主动行动。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先前发言者一起衷心地祝贺你,并感谢你出席这次辩论来强调其重要性。

今天会议前一周大会才就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合作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时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兼非统组织现任主席代表巴利大使干练、清楚和雄辩地阐述了非洲有关这个世界组织和整个非洲为之自豪的区域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远见。

联合国——更具体地说安全理事会——同非统组织合作问题是及时的问题,因为自冷战结束后我们可爱的大陆出现了许多紧张局势温床。若要有效,这种合作应提出深入改革联合国决策制度的棘手问题,该制度应能够适应正在出现的新世界的挑战。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更具体地想到全球化的无情前进。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负责集体安全的机构,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各国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但应从第二十七条第 3 项的范畴认识这项给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实际使阻碍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利制度化。这对界定邻国侵略我国的企图具有破坏性影响。这还对在我国和其它非洲国家促进和平及民族和睦的各种主动行动具有破坏性影响。

我希望代表我国政府最诚意地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不懈地努力使我国恢复和平并保证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最终成为现实。

集体安全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失去定义,并鼓励和容忍联盟的出现。在公开冲突方面的外交分裂和结盟不利于甚至阻碍集体安全不偏不倚地运作。今天联盟的发展被广泛视为有系统地阻碍集体安全的后果。

联合国的演变方式显示这种联盟同集体安全机制有缺陷地运作关系密切。这产生了胁迫外交,这种外交旨在通过在协定中接受提出条件的当事方的条件来解决武装冲突及其不确定性。危机常常将人们的选择——尤其是军事选择——限于选择事先存在的替代办法或计划。坚决的对手一般不面对同样的限制,在理论上享有行动自由。

所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争情况中,我国对安全理事会内出现的前后矛盾感到吃惊。我们还感到吃惊的是,如此缓慢地执行其决议和决定,因为某些安理会成员采取了反对它们的行动。我们遗憾的注意到这些成员实际正在无限延长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贫穷、悲哀和痛苦。

安理会的这些成员国不惜采取这样乖戾的做法:要求对手——它们自己判定为对手的人——以歧视性的方式来尊重人权。令人惊奇的是,安理会的这些成员国也正是首先剥夺平民百姓的权利——它们声称为平民百姓保护那些权利——的国家。这种表现是可悲和可叹的。

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约有 8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20 万难民在我国国境内四处流浪等待,而安全理事会或某些成员国在来自东边的正致命炮火的威胁下却在谋求对这个战争的某种解决办法时迷了路。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的目前不稳定阶段中特点最突出的挑战是,核战争的威胁;铤而走险的小团伙的国际恐怖主义;由于尖锐的经济和人口不平衡,大批外国人拥入某些地区如大湖地区——为什么不呢?——以容忍重大危机的代价取得和平。

联合国早就应该进行深刻改革了。安全理事会必须对成员国和否决权的使用进行重大变革。必须修订第 27 条第 3 段。

秘书长不能只是本组织的首席行政官员。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长之间进行适当的权力分配,以使秘书长在同区域组织进行密切合作的情况下能够确定和实行预防性外交。这种预防性外交在稳定一场局部冲突——包括在该局势中部署一支军事部队——是防止大国间更广泛冲突的最佳办法。这一做法,即联合国系统的深入改革,是这个全球性组织能有效处理世界和平的挑战和非洲的挑战的一个前提。

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在时机来临时完全准备同你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我请孟加拉国乔杜里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 我们很高兴今天举行这次公开会议讨论联合国同非洲的伙伴关系,以及如何使这种伙伴关系更具有成效。我国代表团赞赏安理会本月主席联合王国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还要感谢你部长先生亲自到这里来主持我们的会议。我们希望你在会议结束时所得出的结论将促进在这一领域未来的行动。我们还要感谢贵国常驻代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十分有效地主持了这个月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十分高兴地得知在下个月美国担任主席期间将举行四次会议专门讨论有关非洲的问题。我们欢迎这一主动行动。

孟加拉国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的发言。他的发言包含了若干十分具体和有用的建议。我们认为,安理会将注意力重点放在其中某些建议上将是恰当的。自从秘书长去年的报告以来,安理会已通过四项决议和主席声明。我们认为,这些决议含有十分有益的建议和提议。安理会能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对这四项决议采取后续行动,让我们看一下能执行什么。眼下对这场辩论,我们将提出关于安理会在这一领域所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六项评论。

第一,关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提及安理会第 1197(1998)号决议,尤其是有关建立预警制度的方面。似乎已经出现由安全理事会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良好趋势。联合部署在利比里亚是成功的。有理由对在塞拉利昂部署同样特派团感到乐观。因此我们大力欢迎这种趋势。

第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预防、管理、解决冲突机制、维持和平与安全:这一机制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认为,安理会可通过由它本身的代表组成的特别特派团同这一机制直接联系。我们谨在此十分满意地回顾由安贾巴大使率领的安理会东帝汶特派团。我认为这是在今后值得仿效的一个先例。

第三,安理会应发挥更建设性的作用,并利用《宪章》第六章下可用的所有机制——谈判、调查、询问、调停——所有这些都是解决或预防危机的十分有效的方法,应该予以利用。我们十分高兴曼德拉总统慨允担任布隆迪的调停员。我们认为,这种手段或机制可在同非统组织和西非经共体协作下在其他领域也得到利用。

第四,加强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也是重要的。我认为它已被公认是一项极其有用的手段。我们尤其认为可同非洲现有的区域维持和平中心建立这种关系。我们将鼓励安理会和秘书处在将来采取这一行动。

第五,安理会对维持和平在技术和实物方面的需求的及时反应要求建立联合国快速部署能力。我们认为,这一领域也需要特别重视。

第六,我谈的最后一点是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几个月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认为这是需要对非洲特别重视的一个领域。两点评论:一、关于秘书长提议制止非洲军火市场以及非法军火流入和小型武器的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第1209(1998)号决议。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有许多要执行的;尤其是安理会可支持西非经共体暂停进口、出口和制造小型武器。我想这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领域。我们还要说,处理非洲的问题需要同时采取全系统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

主席先生,最后,在你在我们的会议结束时作出一些结论时,我们将建议,主席可以把在这个会议的发言中提出的所有具体建议和意见列表汇编。也许可以将编出的表分发各代表团使他们能进行挑选并决定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在这些具体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的发言,特别是他涉及这个问题时的非

常实际的方式。非常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上月有幸访问了他的伟大国家。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关于联合国和非洲的伙伴关系的交流会议。先生,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主持会议。

在安理会上次在今年九月讨论非洲问题时,我国国务部长发了言。我不知道安理会如何利用了那次会议上表达的看法和建议,但我们希望,它将认真考虑那些不是其成员的国家的看法。这种讨论如果仅仅是象征性的姿态是没有什么用的。

先生,为了遵守你所规定的时间限制,我想只涉及你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些方面。

关于如何改进安理会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合作,我觉得非洲国家更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是,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每当冲突爆发时,或冲突之前紧张局势升级时,只有冲突各方愿意解决其分歧,才能恢复和平或平静。因此,首要的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必须表现出和平解决其问题的政治意愿。

非洲在这方面的记录是相当可观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冲突,非洲人都靠自己找到了或正在试图达成外交解决办法。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都是这种情况。一旦制订了和平解决的框架,国际支持往往成为不可缺少的,安全理事会的作用随之变得极其关键。安理会可起几种作用:以其政治影响支持一个协定;发起维持和平行动;以及监测实施情况。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经验表明,非洲的努力往往由于缺乏安理会的支持而遭受挫折。只有安理会能解决这个问题。安理会不应以支持非洲的自发行动为名义而放弃履行它根据《宪章》承担的责任。

关于更有效地满足非洲的维持和平需要问题,我们欢迎加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的国际努力,并高兴地看到,秘书处已经对这个要求给予更大的注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包括 1999 年 2 月发表的 A/54/63 中对此有详细说明。秘书长指出,维持和平继续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工具,并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便在加强非洲的维和

能力方面取得逐步进展。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他的一些建议正在付诸实施。

象秘书长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国际社会在莫桑比克和其他地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索马里的经验似乎仍然使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心有余悸。然而,关于维和行动费用太高,或缺乏资源或对维和人员构成危险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联合国的缓慢和不充分的反应只会向各方发出错误的信息并加强关于非洲受到忽视的看法。

我们前面的大量发言者谈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迅速采取行动的需要。南非大使今天早些时说,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这方面的一个检验标准。我们支持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迅速行动的呼吁。

用于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支持训练活动的联合国加强非洲预防冲突与维和准备信托基金只从一个国家得到了捐款。主席先生,我高兴地说,这个国家就是我国。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

关于更多的工具的问题,我们不认为需要寻求新的工具来解决非洲冲突。现有的工具如果能得到真诚的,不偏不倚的和有透明度的使用就很充分了。问题在于,现有的工具或者完全没有加以利用,或者没有得到正确的利用。一个例子就是:尽管在安哥拉对安盟实行了武器禁运,但它并不缺少武器或其他资源,这些是通过其他国家的纵容或合谋获得的。因此,安理会必须更加注意迅速和充分地实施其决定。

我们欢迎和积极参加了安理会关于非洲问题的辩论。然而,非洲的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一种多部门的作法,其中应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作法超出安理会的任务范围,其核心机构是大会、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虽然安理会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处理非洲问题,但它也应尽力避免干预它的任务之外的领域。

最后,让我说,印度对它与非洲的由来以久的联系和它几乎参加了联合国在该大陆的所有维和行动——从刚果的复杂而困难的行动开始——感到自豪。目前,印度的部队和民警人员正在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四个维和特派团中的三个。甚至在我们正在讨论为加强联合国同非洲的伙伴关系而作出何种努力时,大约 1 700 名印度维和

人员正在前往塞拉利昂加入那里的联合国特派团。我们今年 3 月在新德里主办的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际会议以非洲的维和行动为主要重点,并就索马里、卢旺达和安哥拉的联合国行动开始进行个案研究。我们作出特别的努力以确保非洲的广泛参加。

这也许是安理会需要加以研究的一个领域。非洲国家发展了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方面的专门知识,对此我们需要加以利用。安理会和秘书处会发现,仔细听取并进一步发展非洲的经验将对这两个机构大有裨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波尔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与其他人一道热烈欢迎英国今天发起举行这个公开辩论。

我清楚地知道,很多国家比我国更有资格就这个极其重要的专题在安理会中发言。因此,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并且,我将从新西兰的角度来涉及这个问题。新西兰为非洲的维和努力作出自己的尽管是较小的贡献。我们的承诺包括了安哥拉、索马里、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以及大湖区域的难民救济。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看法,即在提供联合国维持和平资源问题上,非洲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为了维护安理会的可信性,它需要在注意危机方面采取平等对待的作法,无论这些危机发生在何处,也无论有线新闻网是否在场。

新西兰对过去几年中似乎出现的以下趋势——只有几个例外情况——深感关切:现在日益在过大的程度上依赖自愿信托基金,而不是通过分摊会费来为维和提供资金。这不符合作为《宪章》核心的集体责任概念。这在实际上意味着,那些未能吸引捐助国支持的区域将不能从联合国得到他们应得的支持。因此,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地听到秘书长就在今天上午就此表达的明确看法。

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已就联合国维持和平存在需要达成一致的争端各方有义务尽力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和其他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

全。我们认为,应该更加重视预防,特别是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由秘书长发挥其预警作用。

最后,正如广泛报道的那样,高度贫穷和欠发达,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机会不平等都是该区域大部分冲突的根源。我们建议安全理事会在这些问题上更充分利用《宪章》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新西兰代表的发言是大家的楷模,我对此非常赞赏。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哈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尔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象我前面的大多数同事那样表示,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花时间处理我们面前这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让我也向安理会成员表明,召开本次公开会议的构想确实值得欢迎,它使得我们当中那些关心世界稳定、特别是非洲稳定的人有机会表达意见。

我的发言将十分简短。对联合国而言,其最高的目标、最深的承诺和最大的雄心莫过于预防非洲大陆的武装冲突。我曾有机会阅读秘书长去年呈交安理会的报告,今天上午又听取了他和加拿大大使的发言。非常坦率地说,这些报告和发言体现了解决非洲问题的办法。

在我看来,不仅我们非洲成员国,而且确实大会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都必须抱有政治意愿,而不必冗长重复同样的东西。

主席先生,我今天上午听取了你的发言。你表示自己是非洲的儿子。对此我很理解并作了考察,发现这确实是历史上的非洲时刻。目前,大会主席是非洲的儿子;秘书长是非洲的儿子;主席先生你也是非洲的儿子;英联邦议会集团主席也是非洲的儿子;不结盟运动主席也是非洲的儿子;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集团主席还是非洲的儿子。这里还需要些什么?安理会和有关成员必须抱有政治意愿。

我还阅读了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报告,并知道非洲经共体对其条约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承诺。我们可以重温这些定义和问题,因为我们已在此会议厅一再对此加以确认。现在需要的是在非洲采取行动。我们需要联合国机构有更大的存在,

我们需要各种资源,以支持和执行秘书长报告和加拿大福勒大使在发言时提出的多项建议。

我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刻。全世界都在关注非洲。我们应该尽其所能,而不应一再谈论它。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制定的方案,并采取行动支持它们－以世界上的各种资源支持它们。

我将从善如流而发言十分简短。我将以发言开始时所说的话结束我的发言。纠正非洲问题所需的政治意愿必须来自本会议厅。我们可以永远谈下去;我们必须把政治意愿付诸行动。最后,我要意译秘书长的一段话:对联合国而言,其最高的目标、最深的承诺和最大的雄心莫过于预防非洲大陆的进一步武装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巴哈马代表在点出所有这些非洲的儿子时,没有指责我们力行反向帝国主义。

下一个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因德瓦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看到一位老朋友、一位真正的非洲儿子主持本次非洲问题的重要会议令人感到非常欣慰。主席先生,你同我们大陆－包括你的出身地我国肯尼亚－的联系使得我在千年前夕对你重要的非洲使命必定成功抱有很大希望。

请允许我赞扬你的前任、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斯洛文尼亚常驻代表达尼洛·蒂尔克先生出色完成其工作。我们还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的重点介绍,我们赞同阿尔及利亚代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以及本月份非洲集团主席喀麦隆代表表达的观点。

请允许我就某些问题发表两点意见和其他一些具体看法。第一,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区域、次区域和其它努力只能起补充作用,但联合国系统必须鼓励这些努力。

第二,我们最近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结束后,不仅看到非洲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占统治地位,而且也看到这些问题大都因注意不够而陷入僵局。我们曾希望,到我们

任期结束时,在解决其中若干冲突方面切实取得进展。然而不幸的是,大部分冲突仍同样激烈,有的冲突还变成更为复杂的危机。因此,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对荷兰和中国代表就这一局势所作的发言表示欢迎。

关于改善安全理事会和非统组织以及重要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包括有关具体问题的联合行动的协调,我要讲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代表团 1998 年 4 月 24 日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欢迎秘书长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我们支持建立该委员会,并期望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我们也希望了解联合国驻非洲统一组织总部亚的斯亚贝巴联络处的工作情况,鉴于该处的任务是巩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便利有协调地部署预防、控制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政治努力。

第二,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秘书长的年度会晤是一个好机制,可以重新搞活。知道这一结构现在工作良好,将为会员国非常有益。

第三,我们愿建议建立一个机制,让区域组织和倡议,如政府间发展局(发展局)、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和布隆迪倡议等组织的秘书长、执行秘书和调解员能每季度开会交流意见和综合解决冲突的建议。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这种会议应在非洲举行。我们建议安理会考虑这些意见。

第四,必须改善同驻纽约联合国非洲代表们的联络,特别是在秘书长和非洲各国大使间定期举行会议和加强非洲特别任务顾问办公室。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上午发言中已经提到这一设想,我们请安理会考虑你的建议。

关于安理会可以用来帮助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额外工具,我谨建议,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工具如能有效利用,将足以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政治意愿和不愿意把相应的资源用来解决手头上的各项任务。事实上,秘书长在 1998 年 10 月 13 日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这方面我要讲以下五点。

第一,安理会在过去两年中通过的有关非洲决议的数目非常非常可观。但是,所

有这些努力对非洲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安理会应该综合现有的后续机制和建议,执行已经通过的关于非洲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那些旨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议。强制执行行动如制裁有利有弊。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那些违反现有制裁,在冲突地区购买钻石的公司,必须停止这种行动。此外,非法小型武器的出售使仍在进行的冲突愈演愈烈。我们赞扬解决这一问题的持续努力。我们支持若干代表团提出的分享有关破坏制裁情报资料的立场。

第二,为了强调国际社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的关切,我们邀请安理会在非洲举行一次会议。这无疑将提高解决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与世界的象征性政治意义。在非洲,人如果出生在医院外,生出后他们的脐带通常就埋在地下。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出生的非洲大陆,一定会支持请安理会考虑在内罗毕为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倡议。

第三,必须在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加紧协调,以解决构成非洲问题核心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如消除贫困。我们也应该考试债务负担、发展融资问题,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发展的影响。非洲冲突虽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它的根本与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

第四,安理会应该考虑情报来源多样化,以便利及时决策。更加积极的利用现有的阿里亚办法应该包括邀请冲突所有各方和受影响的第三国。会议记要应该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提供,以便它们能够对安理会的决策直接作出贡献。

第五和最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机制必须得到加强和支持。发展局和西非经共体的例子表明,确定有一定能力解决一些和平与安全问题。这方面,1999 年 11 月 30 日,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签署了《建立东非经济共同体条约》。在今后数月中,我们无疑将有机会建议该共同体可以用来加强它同本组织的关系,而且加强同其他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关系的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哥伦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联合国任何成员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本组织和机构与非洲问题重视的程度。我们可以从我们对非洲问题的处理中,及其他许多问题汲取如何处理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问题和维持和平问题和发展及促进人权问题的教训。

我不想回答安理会主席十分正确地提出的问题。相反,听了各位发言者今天所做的各种发言后,必须提出另一个迫切问题:我们要问联合国是否在有效地,解决非洲和平的巨大挑战。我们这样问并不是指财政资源或则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而是本组织的管理能力,是它借取各种机构和方案的力量以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秘书长去年的报告的标题做建议的那样。

今天我们从维持和平行动和与区域组织合作维持和平的角度来着重讨论非洲和平的需要。但是,正如其他代表团,包括阿根廷和巴西代表团已经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有利的经济环境的帮助,使和平能够在非洲人日常中扎根,我们怎能找到持久和平?

在我们看来,为了更好地利用本组织内可利用的紧张资源以实现非洲和平,必须更好地协调和统一管理联合国各种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这方面,我们同意大会决定建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监测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并且利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届会议上所作出的结论。

这是汇集关于我们这个组织如何最好地管理非洲维持和平努力方面的各种想法的适当机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更好的联系和伙伴关系,我们首先应从我们本组织的内部着手。

如果不与其他主要机构在其各自权限范围内或在其相应任务下进行真正和有效的协调,那么安全理事会就可能无法对非洲大陆的重大挑战作出适当反应。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条件,确保联合国系统在该区域的存在更加有效,那么,联合国行动的结果便会好得多。

这就是我想提出的问题,而以上也是我想提请今天这次辩论的参与者注意的一

些看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与其他代表团一道赞扬你本人和联合王国发起了这次有关如何使联合国与非洲的协作关系更有成效的互动式讨论。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以及它的形式是对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的协作的一个贡献,尽管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贡献。我们认为,它有助于实现使安理会在非洲问题方面的工作具有透明度的目标。这一方式应成为安理会工作程序的一个经常性特征。

被排在长长的会议发言名单末尾发言是很不幸的,因为发言者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干脆不发言,要么只能重复其他人已说的话。我们听到了有关今天上午所讨论议题的一些有益和建设性的意见。

然而,这两种选择我都不想采纳,因为这是一次互动性的讨论。霍尔布鲁克大使今天上午对库马勒大使的评论当即作出的回应使这次会议带有了这一互动性质。我想简短地对几点看法作一回应。其中一些是附带提出的,另一些则较为详细,我想更详细谈谈它们。

请允许我说一些题外话。我也会很坦率。首先,我要说,我们赞成今天上午就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安全理事会作为促进该大陆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应采取何种行动而提出的看法。

关于秘书长就这一伙伴关系的预防工作方面所提出的四点意见,我们可以补充指出,安理会应帮助他更频繁地利用悄悄的外交来处理非洲大陆的一些冲突--即潜在冲突。非洲大陆本身应以它的权威来支持他的倡议,例如派出实况调查团前往潜在的冲突地区;这有助于消除许多潜在的冲突,避免危机。

下面我想提出预防性干预方面的两点意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要详细谈谈冈比亚等一些其他国家代表今天上午就武器运送方面情报收集或信息交流所提出的

部分看法。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可通过我所说的反思来更加有效地加强它与非洲的协作。主席先生，我想你今天上午使用了“揭露”一词。我想借用这个词。我所说的“反思”是指用一个声音集体地进行“揭露”：点出具体的名字，包括那些以隐蔽手段在非洲煽动冲突，那些通过向非洲国家非法转让武器和弹药煽起战争和破坏火焰的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另有一些国家由于其国民或代理人卷入这一贩运活动而沉默不语。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有勇气至少指认和揭露它们。

经验告诉我们，非洲的内部冲突具有国际层面。我们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都听到有人谈到非洲冲突的根源——贫穷和疾病等等——但是我们有时却忘记了外部因素、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在煽动非洲大陆冲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安理会中一些势力强大的成员有时不愿意保持警惕，并在必要时对在非洲大陆制造死亡和破坏的那些军火贩子施加压力。

关于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借鉴今天上午所描述的福勒式的开拓性工作的经验。我应说它是安哥拉的“福勒模式”，它涉及钻石与缺乏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办法之间的关系。它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顽固分子利用矿物，在非洲大陆制造恐怖和动荡，并为此供应资金。

最后，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在预防冲突领域加强与非洲的协作，为此采取行动，劝阻会员国，首先从安全理事会成员，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者一些常任理事国开始，不要支持那些颠覆非洲许多民选政府的叛乱运动，也不要为它们提供武器。这些叛乱运动利用我们一些国家中部分人——那些心怀怨恨的人——的正当不满，挑起武装冲突，以此作为为自己夺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已采取了阻止非洲大陆军事政变的大胆步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安全理事会可以对此给予补充，它可以在一项决议或者一项声明中或以某种形式表示它决心阻止会员国，尤其是阻止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叛乱运动，阻止它们非法提供武器来推翻非洲的合法而且经国际承认的政府。我们相

信，随着在这方面确定某种解决办法，这将有助于解决，并在可能情况下，预防非洲的冲突。

最后，我要谈谈印度代表就这次会议的结果所说的话。主席先生，我们不指望在这次辩论过程中产生任何正式的决议，但是你会在会议结束时作一番总结。我们认为，你的总结应公诸于众。它也许应作为文件印发，或者作为一项说明——一项主席说明——供安全理事会在今后采取可能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是在安全理事会一场与众不同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建议，我十分感谢你。

我谢谢塞拉利昂的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的代表。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塞马库拉·奇瓦努卡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在漫长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言，我可能会犯上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的危险。我希望主席先生你会耐心地听我重复的发言。但首先让我祝贺你和贵国代表团安排这一场具有相互影响的辩论。

18 个月以来这并非安理会就非洲问题举行一场公开辩论的第一次。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开会呢?这并非因为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缺乏合作;并非因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机制被忽略了;并非因为开会不够多;并非因为派到非洲去了解问题的特别代表不够多。我们在此开会是因为非洲持续不断的危机——一场冲突的危机。我们到此是因为这一个重要的组织尽管举行了许多的辩论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我们在此是因为政治意愿的不足，正是由于这一种不足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源去处理非洲的冲突。

开会是很好的，但非洲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这使我想起了伟大的探险者和传教士戴维·里文斯顿，他与奴隶贸易的结束有关。当他到达我们今天称为马拉维的非洲地方的时候，他说他在寻求一位能够治疗非洲在淌血的灵魂的人。非洲当时正因为持续不断的奴隶贸易而流血不止。今天，如果里文斯顿重回非洲，他会说他在寻求一位能够治疗非洲冲突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此开会的原因。

我想把我的发言分为三部分。非洲需要马上的行动。马上的行动指的是预防冲突,停止目前的冲突和停止冲突的扩散和升级。用联合国的语言来说非洲需要的是"维和人员的快速部署"。缺少这一点,不但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不但是在卢萨卡进程,不但是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各种不同的和平因素还很可能会崩溃。

维持和平人员把战斗者分隔开来。他们的存在预防了冲突的升级;他让脆弱的和平扎根。我们在科索沃和在东帝汶看到了两个快速部署的最近的例子及其影响。

安全理事会没有说在它进行干预以前,东帝汶人必须先停止战斗。同样在科索沃安理会没有说,在联合国可以进行干预以前战斗者必须先遵行其和平协定。我们希望看到以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

加拿大大使的话一语中的。我作为一个非洲人,当然希望听到"以非洲的人的解决办法来解决非洲的问题"这样动听的话。但事实是我们许多的区域组织没有能力去应付非洲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来到这里;因此我们寻求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因此我们要求行动。

我说过马上的问题需要马上的注意——这就是说,制止冲突。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一个稍为长远的关注,而这一项较长的关注必须是关于预防,但这种预防应该具有经济发展的性质。我们必须把发展视为一项预防冲突的措施。在这里已经有人作了不少的发言,我同意他们所说的贫穷是一项主要的原因。

预防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关注领土的政治、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创立所有人都能参予的政治机制或者政府。我们不断地发生冲突,因为许多社区,或者说是种族社区,觉得被歧视和被排斥。我们需要伙伴关系,这样非洲就可以建立民主结构,让我们大陆的许多公民感觉到不但是在经济制度里面,同时也在政治制度里面他们也有拥有权。我们需要伙伴关系去加强现存的国家,因为国家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想破坏和平的人就会利用能力不足的领导人来破坏和平。

我们无须寻求一些极为复杂的解决办法。我们知道非洲需要的是什么:非洲需

要安全理事会和这一次会议采取的是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而且我赞同他关于行动的呼吁。

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会尝试讲得很简短,首先我国代表团同意所有已经作出的积极的发言。现在我只想提几点意见和几个建议。

首先让我说一下非洲的严峻的事实。世界上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中有 33 个是在非洲。我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要求非洲采取行动,但必须记住客观的条件将决定非洲能采取什么行动。现实是,4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33 个在非洲。这是第一点。

第二,许多人强调外来直接投资。但外来直接投资仅有 1%投在非洲,大多数投在几个国家。这是需要强调的另外一点。

第三,非洲难民数量最大。在我现在向安理会发言时,我国有 80 万难民,还有更多难民在不断涌入。

最后,在非洲现实方面,援助在减少,帮助非洲说的多做的少。

现在谈到建议,正如乌干达代表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求采取行动;但这种行动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因此,我建议安理会必须制订解决冲突的计划。自从我们举行关于非洲问题的第一次辩论以来——美国担任主席主持的部长级辩论——已通过许多决议,而且还将通过更多决议。实施安排在哪里;需要制订一项建立责任的实施安排;应该拟订报告,指明将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决议和只是说这是为非洲的行动。这不够,非常不够。

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赞扬了福勒委员会所开展的出色工作。但该委员会及其正在做的工作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支持。否则就会出现安理会在一边,该委员会在另一边,而福勒高高在上的局面。那将是悲剧性的。

最后,如同过去几年一样,非洲在非常认真地听取这次辩论。每次在安理会内举行辩论时,期望都在升高。你们不能责怪非洲人。

我认为,安理会需要做的是行动起来,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作,拟订一份我称之为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蓝图。有些人对此很敏感。当你一谈到非洲马歇尔计划时,他们便会连声说“不行”。我们需要非洲的马歇尔计划,因为否则我们就将继续遭受冲突。非洲人不是与众不同的人类。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发展、住房、食品和教育。这是他们的需求。

主席先生,贵国政府已在这方面采取一些主动行动。我们需要更大的行动,因为问题更艰巨。对于非洲,存在一种荒谬的概念,即它被视为是一个国家。非洲是一个拥有 53 个国家的庞大大陆;但从媒体对非洲的报导方式来看,人们得到的印象是,非洲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它是一个庞大的大陆。

主席先生,这是我要谈的最后一点。我们感谢你组织这场公开辩论。我们希望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辩论。但我们还希望安理会能够坐下来看一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他非成员国的专业知识。我这样说是因为每当举行公开辩论时成员国首先发言,他们发言之后便从安理会会议厅中消失,然后让我们进来发言。安理会在这方面的声誉不是太佳。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使先生,我确信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你最后一段话。

我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加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塞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如同其他会员国一样,加纳认为在千年前前夕举行这次公开会议是适时的,并赞扬安理会采取这一行动。这次会议举行适时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使安理会能够评估许多非洲国家对安理会在执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基本任务时有选择性的作法的看法。当然,我们欢迎联合国现在非常重视非洲,特别是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增长。

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为正在进行的交流奠定了基调,安理会成员和其他发言代表也充分论述了其他关键问题。但我想重谈下列几点。

第一点是关于需要定期协商。我谨提议,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秘书长之间的协商框架内,安理会可考虑在安理会成员和非统组织常驻观察团之间举行季度性审查

会议,侧重讨论非洲大陆的相关问题,以期就机制问题达成谅解,不仅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为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第二,关于处理冲突问题,我们认为,区域集团在制止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非洲分区域集团为解决非洲大陆国内冲突而作出的努力由于缺少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道义和后勤支助,而受到挫折。

众所周知,非洲区域集团的维持和平活动的确对提供这种部队的国家的微薄资源和经济产生了非常付面的影响。我国积极参加分区域维持和平活动的基点是睦邻和遏制原则。

请允许我来一段插曲,我猜想,遏制原则可能来源于加纳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如果你邻居的胡子上着火,明智的作法是用火灭掉它,以防火星威胁到你自已。

联合国在安理会授权下提供资源的确可以加强维持和平部队的决心和能力。因此,安理会审议此类冲突的同时,区域部队必须准备在处理和解决冲突之前进行干预和防止冲突的升级。然后安理会可以邀请派遣国家的代表讨论行动的细节并确定正在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恰当的支助水平。在这方面,我认为,正如其他发言者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对安理会在非洲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承诺的检验——不仅部署一支组成的部队而且包括民警的参与。

在人力和财力资源方面,预防冲突的代价也已经被确认为比解决冲突和冲突后重建的代价来得低。由于非洲已经全面接受民主和善政,安理会应当全力反对任何集团或个人企图颠覆民主选举的政府的行动。一项最有效的措施是对这种集团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可以确定的其支持者强制实行制裁。对此应当严加监测,以惩罚那些无视安理会决定的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福勒大使在安哥拉问题上的主动行动。

我要涉及的最后一个令人关切的方面是常规武器,主要是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因为它们是非洲暴力和冲突的工具。今天上午,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已经指出,非

洲国家并不销售武器;它们也不买钻石。安理会必须积极地介入争取国际合作并协调与小型武器的积累、扩散和普遍使用进行的斗争。因此,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得到安理会的注意。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赞扬迄今为止你以干练的方式主持了我们的审议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切特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关于预防冲突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的这次互动的辩论。我们热切地希望今天的辩论将能产生一项行动方案。

非洲的冲突根源是安理会成员所知道的。安全理事会过去已经提出了某些措施,如果加以执行,它们能够防止非洲大陆出现冲突。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希望着重地谈一下主席提出的下列问题。我的发言将很简洁,因为前面的发言者已经谈到了大多数问题。

第一,关于改善安全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非统组织应当定期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秘书处向安理会发送文件以供安理会审议。这些文件可以包括对非洲潜在热点的预警系统,并建议必须采取何种行动以避免冲突的可能爆发。在已经发生冲突的地区,安全理事会应当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尽快努力争取迅速解决冲突。

第二,让我回过头来谈一下更有效地满足非洲维持和平的需要的问题。由于安全理事会议程 50%涉及非洲问题,主要是冲突,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设立用于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某种基金。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拖延部署部队的大部分原因都与资金有关。一支联合国部队应当能够快速部署,而且这支部队应当担负恰当的任务,并拥有相应的权力和后勤支助。

第三,让我谈一下维持和平和促进持久和平所必需的额外的工具的问题。这些方面前面的发言者已经十分清楚地谈到,比如安理会必须有执行决议的政治意愿,以

及与其他冲突地区相比,处理非洲问题的方式必须公正等等。

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所要说的——难免要重复一下——是必须有这种政治意愿,而且安理会成员必须停止强调国家利益而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安理会已经拥有这些工具。安理会必须有必要的意愿和必要的胆识来停止这种做法,并确保在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布隆迪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特图卢耶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我欢迎英国主席采取主动举行这次公开辩论,这显然是大家所关心的,并为大家提供了机会讨论非洲的局势以及非洲各个角色之间进行合作的最佳方式。

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联合国为什么难以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拖延,而拖延是由于对非洲的无知或缺乏有关局势的可靠信息。有时是由于太多相互矛盾的信息,因为涉及了太多不同的方面。观望的态度也阻碍预防或解决非洲的冲突。这种态度往往产生于存在一个或许多也希望采取行动的角色,如同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区域内竞争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一切导致恶性循环和局势恶化,使冲突不可避免。

困难的第二个起因是安理会某些成员对非洲局势缺乏兴趣。人们对双重标准议论纷纷,好象拯救人命——不论国籍或出生地——的目标没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目标高尚;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只有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才采取行动。

第三类是关于在评估非洲局势方面的错误。有人意欲一概而论或抱有成见,而不是深入了解具体情况——问题的性质、历史根源和非洲文化。因此,往往侧重于政治方面——或者由于这是非洲,往往侧重于种族方面——即便在一些局势中,经济或社会因素是主要的。

那么该怎么办?伙伴关系主张是一个极好的主张。必须以一种导致协调和明智行动的方式落实这一主张。联合国和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某些基础上。

其中第一个基础是与各国的协作。首先,必须与各国磋商,不管它们是不是民主国家,不管它们是否尊重人权。只有当所有磋商努力用尽时,才采取强制行动。我们必须避免给一个教训的倾向。

第二,在内部冲突方面,我们必须帮助非洲人消除心理障碍和过去的负担。例如,大湖区一再受到暴力和种族灭绝的打击,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局势。内部冲突局势的微妙性质要求更加重视谨慎的外交,不要忘记联合国驻地代表、特使、调解人、调查团和斡旋。

第三,必须与公认的区域机制合作。在这一方面,有一种相当矛盾的情况。该地区想发挥首要作用,并受到鼓励这样做,直到它自行决定其他国际行动者如何能够参加进来。这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所有区域行动者诚心诚意地采取行动。然而,联合国必须通过安全理事会保持警惕。如果我们想要利用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各区域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就必须在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这样做,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违反《宪章》和国际法。

所有重大干预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核可。只有安理会有权采取诸如派遣区域维持和平部队或实行经济制裁等行动。否则,它将不得不在稍后阶段采取纠正行动,而这种行动更加困难。

第四,在解决非洲冲突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经济和发展问题。在这方面,布雷顿森林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其他各机构和基金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区域或国际解决方法常常可能使局势恶化,因为这些方法是对一个已经有困难的国家、一个贫穷国家、内陆和没有资源的国家冻结援助或实行经济制裁。实行制裁和冻结援助可能对一个国家的人口、而不仅仅是其政府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相反,应该提倡持久解决方法,例如可行的经济一体化。

第五,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必须加以调整。象今天这样的公开辩论应该受到鼓励,因为这种辩论提高透明度和提供相互充实。必须在纽约在各有关方面代表之间进行非正式磋商。非洲应该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常任代表席位,以便能够更加清楚

地听到它的声音,以使非洲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最后,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对以最佳方式促进非洲冲突解决和预防进行思考这种极好的作法将产生具体的、协调一致的措施,以加强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隆迪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前面的发言者一起感谢你召开这次重要会议。幸运的是,起先在荷兰主席领导下进行的一种试验现在正发展成为一种可能变成实际做法的东西,我们希望它将成为安理会开展其工作的方法的一部分。

我国代表团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许多代表团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就正在审议的议题所作的发言。我们欢迎坦率地承认,安理会一直犹豫不决、有时不愿意就非洲冲突局势采取有效和及时的行动。我们欢迎安理会成员显然作出新的承诺,给予非洲及其问题应有的优先重视。安理会必须消除索马里阴影,因为这种阴影导致对卢旺达悲剧作出如此消极的反应,并且继续阻碍在减少和防止非洲冲突方面作出新努力。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毫不犹豫地拿出必要的政治意志以处理非洲现在和未来的冲突局势的时候到了。

关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之间的合作,我国代表团同意许多代表团已经提出的若干建议,例如鼓励非统组织秘书长及其官员更多地访问安理会以就共同关心的事项进行磋商。然而,非统组织主要是一个政治组织,它预防冲突的军事和后勤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非统组织正是在这一方面急需支持。

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应扩大在磋商过程中的资讯来源。我指的是必须使受安理会所审议的冲突密切影响的各方参与。我在这里回顾 1999 年 9 月 21 日举行的安理会,会上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调停人的赞比亚总统同安理会进行了十分有益的交流。如印度代表所说,我们希望这些会议本质上不是象征性的,而是会由安理会认真研究来访者——那些它向之征求意见的人——说的话,予以考虑并看看怎么办好。

至于非洲维和的手段,我们应看看和平特派团。在这方面,规划应是全面的,授权特派团的任期应长于传统的三至六个月,因为这段时间太短,无法评估该团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

而且,特派团的编制应与任务相称。例如,据悉在塞拉利昂战斗人员有约 4 万 5 千人;已到位的联合国部队约 6 千人。不难看出,这样一支人数的部队既要完成正常的维和任务然后又要进行解除武装、遣散和重新融入方案是困难的。

关于另觅手段,我同意加拿大福勒大使的话,问题不在于另觅手段;问题在于提高现已出台的措施的质量。福勒大使改良后的对安盟的新制裁制度便是一例,我国代表团期盼制裁委员会报告在 2000 年 2 月公布。

有好几个代表团已以某种形式提及,须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方面是提供一个机制调查武器贩运,并制止武器出口到非洲的冲突地区。自愿暂停出口武器行不通。因此绝对有必要公开揭露那些视利润重于人命的私营公司和各国政府。我们认为,公开责难不失为一种减少冲突的积极手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谢谢你及时采取这一行动。

挪威仍然坚定承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我们欢迎有此机会讨论关于提高联合国与非洲大陆伙伴关系的效力的建议和想法。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第一,对非洲冲突采取全面的做法,以及第二,发展与非洲机构的切实合作。关于全面做法,我们想到的是联合国的防止冲突、实施一套适合于冲突各阶段的措施以及支持冲突后措施的能力。

关于防止冲突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现在应如秘书长所说,从反应文化转到预防文化。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进行预防外交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呼吁其他捐助国支持预防行动信托基金。

前战斗人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切实方案对于全面和平行动至

关重要。事实是,大量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存在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破坏稳定因素,可能影响经受战祸的民众的安全,而且可能威胁国际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国际社会应为这些方案提供必要资源切实对付这些挑战。

贫困、不发达和暴力冲突密切相关。对整个联合国的巨大挑战是确保安理会决定的措施应和其他努力齐头并进,诸如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的努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银行的努力。

代表所有非洲国家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仍发挥特别重要作用。非统组织、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是必要的,以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虽然我们认为联合国是最适合领导和协调复杂的多功能和平行动的组织,但在需要军事部队时它往往必须借助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因此,重要的是加强区域参与和平行动的能力。挪威正在为此作出贡献。

进而言之,联合国应与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以确立培训参加和平行动的人员和单位的共同原则。在我们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为联合国和上述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建立共同组织结构,并改进有效的多功能规划和协调。为实现这些重要目标,拥有较多财政资源和广泛维和行动经验的会员国应提供资金和人员建立一个区域安全组织内的自立的维和能力。

最后,让我提一下今天已就如何提高联合国与非洲伙伴关系的效力提出了若干建议。然而,我国代表团谨强调为了实施这些想法,需要足够的资源。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向联合国和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支助以加强它们因为非洲的安全和发展关切的能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挪威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还要感谢我在欧洲联盟中的同事们,他们将在安理会发言,并同意将时间限为2分钟,这是他们的好意,这并不意味着对非洲利益的不关心。

下一位发言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

主持安理会今天的工作。贵国代表团担任安理会 12 月份主席,我对你表示祝贺。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大使的干练和娴熟的指导下,安理会将成功处理摆在它面前的各项问题。我还要向斯洛文尼亚常驻代表达尼诺·蒂尔克大使表示祝贺,他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活动。

主席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借此机会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赞赏在非洲大陆这一关键时刻召开这次互动性的讨论。我们还赞扬为今天讨论的方式所作的选择,这增加了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进一步介入讨论安理会面前各项问题的可能性。我们期盼对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关键问题的讨论采取这种方式。

在进一步发言之前,我还要向秘书长表示我们真诚感谢他的开场白使我们集中注意他关于改善联合国和非洲之间伙伴关系的创新性建议和想法。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非洲大陆深受内部冲突和越界冲突之害,这些冲突只是略有结束的迹象。随着民主非洲的蓬勃发展,饱受战争蹂躏的非洲正在流血。当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向往日的内战告别之时,另一些国家仍然陷于似乎是无止境的革命与暴力的循环之中。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有一半的暴力冲突发生在非洲。现实也表明,受害最深的人并不是战斗人员,而是夹在其中的数百万无辜平民。

在解决这些复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时,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一年里举行了有关非洲问题的名目繁多的讨论并甚至作出了决定,其中包括一般性问题和重点问题。这些讨论使我们有机会审查非洲面临的问题,从而使我们能够提出几个深思熟虑的建议。

但是,非洲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极其严重的。在对主席提出的这三个基本问题作出评论之前,请允许我提出以下看法。认为不管在哪里发生冲突,有关的人民掌握着解决冲突的关键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那些作出真诚努力并执行开明政策的国家应当获得的支持应该比它们现在得到的支持多许多。显然,非洲面临的困境可归咎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缺乏真诚和全面的承诺,以便提供足够的人员进行维持和平和预防冲突努力,并为维持这种努力提供必要的资

金。我们一方面欢迎联合王国对联合国加强非洲预防冲突与维和准备信托基金的慷慨捐助,但也遗憾地指出,作为本组织内部用于非洲的几个基金的一个例子,该基金只获得了一笔价值为 250,745 美元的捐款。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拥有剩余资源的会员国,能够对非洲作出真诚的承诺,那么,这毫无疑问将增加在该大陆缔造和平与预防冲突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也为在冲突后和平建设时期作出可持续的发展努力铺平道路。

在这方面,关于改善在安全理事会同非统组织和关键的分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的第和第三个问题上,并且也在有关为安理会解决非洲问题建立额外机制的问题上,我们谨对非统组织、关键的分区域组织和几个非洲国家发挥的作用表示我们深切的赞赏,它们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冲突的解决。在改进安理会同这些区域组织的协调的努力中,也许最有益的做法是每个组织的代表能够同时开会,确定职权范围,以便在商定的基础上并根据《宪章》的条款把这一职权范围作为促进各组织之间的具体协调与合作的基础。

在商定并奠定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想象能否设立一个安全理事会非洲问题小组,其中包括安理会的几个成员,每个成员代表一个区域集团,并得到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协商一致意见的支持,该小组将负有双重职责,即作为在安理会交流有关非洲问题信息的机构,又在同秘书长办公室、非统组织、关键的分区域组织和有关非洲国家就缔造和平和预防冲突问题进行密切协调的情况下提出具体的建议。这样一个机制的设立也能够成为一个早期预警系统,以便在未来预防重大人道主义灾难。

在处理有关更有效地满足非洲的维和需要的第二个问题时,需要突出几个主要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欢迎秘书长在其最近有关非洲的报告中提出的根据同区域组织和东道国达成的协议,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领域中支持区域和分区域倡议的建议,安全理事会也应当探索能否如同在欧洲那样建立一支预防性部署部队,以便防止冲突向其他地区扩大。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在努力加强非洲的维和能力时,应当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下努力提高国家和区域能力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培训和信息交流领域,这些已在 1999 年 1 月 21 日秘书处同非统组织协调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 51 个国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解决非洲维和能力问题方面,特别是实时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值得指出,不仅是非洲国家,而且其他国家也都需要进一步考虑联合国的待命安排制度。让我借此机会指出,印度尼西亚现在正在考虑能否增加我们在非洲参与维和努力的程度。

最后,我国代表团热诚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将充实我们对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采取的协调方法,并绝不允许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对非洲感到悲观或甚至对非洲感到疲倦。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尔格伦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将集中谈谈你有关安全理事会的额外工具的问题,特别是有关非洲的武器禁运。我的观点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严肃地确保建立足够的机制,以执行这些武器禁运。所有在遭禁运的国家旅行过的人,或是曾在制裁委员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安理会决议的文字同现场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包括在这些非洲国家里。这一差距正在损害本安理会的威信,我们也必须处理这一问题。主席先生,正如你今天上午所说,现在应当使制裁发挥作用。问题是如何这样做。我将向你提出三个想法。

第一,每个成员国都承担着明确的责任,要防止从其自己的国家出口或是过境转运武器。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更好地遵守这一共同责任。

第二,制裁委员会必须更加积极地工作。福勒大使已经清楚地表明如何能够做比它们过去多得多的工作。安理会成员交给这些委员会监督军火禁运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向它们提供更好的设备,以便执行这项任务、改进情报的收集,并提供最佳的情报,在获得违反禁运的报告时追踪每一条线索,并且在证实违反情况时采取有力

的行动。我认为,只有这样,制裁委员会的行动才能成为一个足够的威慑,帮助停止非法的武器转让。

第三,必须改进现场的监督能力。能够通过更好的合作,也许同区域组织进行的合作来做到这一点。联合国的维和人员本身也许也能够从事更多的业务。并且,也许除了正规维和人员之外,也可以部署能够协助邻国进行定期巡逻和检察边界通道的人员。

为执行武器禁运作出认真的努力将需要有政治意愿和额外的资源。有些人确实会问,联合国是否出得起更多的费用吗?我要问的是,如果通过更好地执行武器禁运,你能够停止一场夺去主要是无辜平民的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的战争,这是一个完全值得的代价。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爱尔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瑞安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爱尔兰赞同范瓦尔苏姆大使今天上午对联合王国和美国作为跨越千年的安理会主席在今天和下一个月的安理会程序中采取的主动行动表示感谢。我们还将期待着未来的主席在这一方面的创造性主动行动。我还代表爱尔兰完全赞同芬兰今天上午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我们极其仔细地听取了一场极为有益的辩论,在此过程中,各国代表团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安理会本身在其 11 月 30 日的主席声明中提及了其中的许多建议。在那一声明中,安理会重申它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一承诺从现在起将主要在非洲得到检验。

我谨强调目前由阿尔及利亚担任主席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今后将承担的中心作用。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许多积极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重要的非洲分区域组织。非洲的领导人个人也积极参与寻求和平。正如喀麦隆大使所指出的那样,这为应用《联合国宪章》第 52 条和第 53 条提供了可能。这是一个值得给予尽可能坚决支持的极其积极的事态发展。

但非洲区域一级或分区域一级预防冲突的完备能力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也不能由安理会本身建立。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它有义务对这一进程给予所需的推动并确保提供所需的资源。仅当冲突即将演化成或已经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冲突时才在区域一级作出紧急努力提供所需的支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今天在此要着重指出的是,为使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争端或冲突各方必须显示出它们建立和维持和平的意愿。这种意愿当然是主要的。但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和平进程和安理会本身的信誉。没有这种信誉,有关方面就不太可能尊重和平进程或听从安理会向它们发出的呼吁。安理会给人以拖拖拉拉的感觉,这与交战方信誉不良一样,同样会毁掉和平进程。从这一点考虑安理会必须采取和给人印象以正在采取迅速和决定性的行动。

最后,若干与会者已经提及了冲突的经济根源和后果。秘书长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洲和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在内的非非洲会员国均是发展的伙伴,乌干达大使已经强调了这一重要性。已经而且必须继续承诺用大量的资源向非洲提供所需的发展投资。因此,为了那部分相对而言数额不大,但却严重关系到确保有效维持非洲和平的资源而使这一所需的适当投资面临风险是不明智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比利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亚当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与你不一样,并不出身于非洲,但我在那里多年生活,与你一样,我很清楚非洲大陆所遭受的悲哀和不幸。

我赞同芬兰大使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说的话。我一直在关注地倾听我的非洲同事在此所讲的内容。我仅对三个方面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关于艾滋病,我今天上午听取了霍尔布鲁克大使发表的评论意见,并完全赞同这些意见。艾滋病杀死的人比战争还多,艾滋病象战争那样在肆虐。这就是说,它

是一种杀害着时值盛年能够生产和创造的人的疾病。残存下来的是儿童和老人,他们却因此被判定要生活在日益贫穷之中。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国家做更多的工作以减少这一传染病的影响。

不幸的是,艾滋病并不是唯一的致命疾病。还有疟疾,它仍然是非洲悲惨的苦难根源,还有其他的疾病,例如昏睡病,它们继续在造成重大的毁灭,尤其是因为它尤其在非洲大陆难以进入的地区肆虐。

第二,非洲国家的期望。我听取了在此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各种评论意见。一些发言者谈到了拖延,其他的代表谈到了双重标准。的确,如果我们希望等到条件适宜于干预非洲的话,我恐怕这种理想的条件将永无出现之日。如果我们想等到条件全部具备时才开展尽善尽美的行动的话,那我们将裹足不前。

有人告诉我们,联合国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我相信,不幸的是,所有人类的努力都会不时地犯错误,而且我们必须承担某种程度的风险。

现在,我该谈第三点看法了:非洲本身。在荷兰首相若干月前主持辩论期间,我曾说过,而且我认为值得在此重申:非洲人必须帮助我们帮助他们。我尤其想起了一个与我们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国家,即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萨卡进程。我们希望看到该冲突的非洲各方更为直接地参与执行它们在卢萨卡所作的承诺。但与此相反,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军事增援的谣传。这一复杂和毁灭性战争各方正在发出许多威胁。

我呼吁我们的非洲朋友,他们必须帮助我们帮助它们。必须改变态度,必须坚持对和平的承诺。非洲有太多的地区和太多的人相信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是拿起武器。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我们必须提供不同的前途,这是一种建立在南北和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之上的前景。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泰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并让我发言。

我是非洲另一位卑微的儿子。可以将我增添进这一名单。我在非洲大陆出生并长大,所以可以将我加入进巴哈马大使的名单。

我从这一会议上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必须更为努力地工作,以利用现有的一系列手段。请允许我具体地谈一谈其中的一些手段。

首先,联合国应该与区域和分区域组织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联合国不能通过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委托给非洲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而放弃其这一责任。但当联合国寻求它们的援助和参与时——这是一种应该给予鼓励的机制——应该确保这些组织拥有履行这些职能的所有手段。

第二,我想谈一谈未充分使用诸如实况调查团、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和其他类似的手段等问题。我必须提到今年九月派往雅加达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效果,这一特派团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在东帝汶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不会忘记建立这一特派团是多么困难。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使用这些手段和其他的特派团,例如由秘书长的代表所组成的特派团。我在此必须记得并向布隆丹·贝耶先生在去世时所承担的使命表示敬意,这一特派团在最后时刻访问了若干非洲国家的首都,以争取大家的支持,从而能说服若纳斯·萨文比遵守《卢萨卡议定书》。

我还想就预防性部署谈一谈想法。为什么以往预防性部署的成功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非洲没有重现?

前面的发言者提到的另一项手段是针对性制裁。虽然这极其重要,但制裁委员会的工作不应该官僚化,而是应该实事求是。这些委员会应该定期评价它自己的工作,积极能动地履行它们的使命。安理会应该鼓励这一趋势并在需要时加重其政治份量。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诸如武器禁运将象通常的那样成为笑话。

在各制裁委员会方面,我必须赞扬福勒大使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应该效法的好榜样。

但我们知道,解决非洲问题,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坚决支持按秘书长今天上午的要求,采取紧急的和持续的行动,原因就在于此。

请允许我强调安全理事会在处理非洲冲突时经常忽略的一点。我指的是“冲突后建设和平”这一大胆口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但很长时期以来与安全理事会没有关系,一些人认为它是大会的事情。我相信,它可以用于某些局势中,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维和行动。我认为这次维和行动应辅之以建设和平的因素。我正是因此才忆起召开一次大湖地区国际会议的想法。

我想最后再讲一句话,涉及一个明显的问题。全球不同地区资源的分配,不应出现竞争。如秘书长今天上午提醒我们的,本组织应当提供有关手段,包括资金手段,执行其决议和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弗兰切塞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在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结束时发言,因为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可以启发我们产生新的想法,以设法处理我国极感兴趣和极为关心的世界这一地区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也很高兴今晚在你的指导下进行这次辩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问题的性质,就联合国的兴趣和责任而言,它处于中心位置,是一个热门话题。非洲问题的热门,不仅在于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军事威胁,还在于许多非军事威胁。这里我可以举出流行病、走私、少数种族问题和其他社会和经济弊病,对此,联合国必须调动其掌握的一切权力、手段和机制来加以处理。

当然,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赞赏英国代表团作为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决定举行这次会议,使众多会员国得以在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重要讲坛表明它们的看法。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申明,我们完全同意芬兰常驻代表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发言。因此,我希望将我的发言限制在两个基本领域。第一是更好地利用《宪章》规定的现成机制和手段。我们可以认为,《宪章》载有若干可以善加利用的手段。例如,我赞成第六十五款,它已经长时间无人采用。我还赞成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本人在大会上提出的另一项倡议和提案,他强调了大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

上决定设立但尚未采取行动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作用。该工作组可确保非洲继续在联合国受到高度优先考虑。如秘书长本人在其 12 月 8 日发言中指出的,该工作组应加强并确保执行这一高度优先事项的努力的一贯性。否则,五花八门的倡议将有可能导致更多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采取一种与你互动的方式,因为你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建议。你提到非法贩运严重加剧了非洲某些区域和分区域的危机。我想提到联合国机构的情况,例如制裁委员会,有时,它们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制裁委员会多年未加利用。

同样,你谈到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好地作出准备,随时针对各类危机采取行动。所谓准备,首先需要财政资源。我不想重复今晚已广泛谈论的一个问题,但我只想强调就加强联合国在资助维和行动领域的准备而提出的各种建议的可行性问题。

同样,主席先生,你本人也正确地指出,需要改进后勤准备,我们对此极表赞同。这又是一个可以在以往类似领域已做过的事情基础上做更多事情的领域。我只须提到,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后勤基地是现成的,位于地中海地区中部,非常靠近近来爆发和平与安全危机的地方。可本着同样方针做一些事情,改进准备维和干预的装备情况。

我要谈一谈安全理事会本身应如何采取主动行动,例如,向危机地区派遣特派团。但我要提醒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应更周全地考虑到活跃在特定危机地区的分区域组织和有关国家已经做出的努力,它们做出努力,是因为它们就位于那里,或因为它们与该地区有历史的或其他的利益与合作关系。

我想做的第二个评论是,我们欢迎侧重现有政治资源。当然,我们欢迎设法防止调解努力重叠或重复。同时,我们支持把所有有关行动者的资源集中于联合国框架内的一项共同努力的倡议。例如,我们认为把各国和具体国家中有关组织都聚集到联合国是非常有用的机制,例如在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支持更多地利用联络小组和特别会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确保

欧洲联盟主席出席是可取的,这是由于整个欧洲在非洲合作与其他努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尤其是秘书处与非统组织协作,在 1999 年 1 月 21 日举行特别会议,审议了如何支持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我们希望在明年初将再次举行这种会议,这次将有非洲统一组织和最有关的分区域组织参加。

最后,我们赞赏今天提出的多数建议,并完全赞成成秘书长本人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提出的务实想法。

现在必须把言词变为行动。必须把言词变成措施,以缩短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时间,并增强其行动有的权威和效力,以便为具体危机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希望扭转一位著名的非洲常驻联合国代表最近在大会权威性地谈到的印象,他说,为不采取行动或拖延所提出的论据已使非洲人认为,从安全理事会受到的待遇是选择性待遇,整个联合国都是歧视非洲的。确保发出另一种的信息,即联合国准备以自己的声誉支持非洲,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在国家财富和资源方面有更好条件的国家的责任——无论如何是所有会员国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西班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弗洛雷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成芬兰代表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并强调由安全理事会英国主席召开的这次辩论的重要性,它唤醒国际社会了解非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必须以对世界其他地区同样的兴趣和资源用于非洲。

关于防止冲突,安全理事会对任何具体问题进行预防性审议,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现有的手段是大家都熟悉的。在所有这种安理会行动中,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坚持三项面向行动的标准。我们必须保持安全理事会的团结,以防止成员之间的分歧导致僵局。我们必须提高安理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这一辩论就是一个好榜样——以便扩大其决定的支持基础。必须充分尊重《宪章》的机制,尤其

是为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的预防外交所规定的作用。

关于维和行动,重要的是联合国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加强非洲在这些维和行动中的能力。在这方面,西班牙参加了加蓬 2000 年行动,最近又与秘书处签署备忘录向联合国提供快速部署部队。

最后,关于解决冲突,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和使之重新融入平民与政治生活至关重要。中美洲的例子很好地说明正确执行这些和解和重建措施能够带来何种成果。加强民主机构和使警察和民事安全现代化也很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但我愿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作一收尾发言。

我首先欢迎秘书长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我感谢大家体现出这一辩论的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使发言简洁、中肯,使我们讨论了许多内容。我会留待后面再作详细发言。比如我知道,荷兰大使希望再次发言,但在我们学习掌握这种形式时——我了解到塞拉利昂大使要求使之成为安全理事会辩论的固定特点,无疑这一点会受到考虑——也许更多的交流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想法和建议,我们今天听到不少关于双重标准的说法。我们必须以共同目的代替双重标准。我们必须以共同行动代替分歧的建议,而今天的辩论正是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根据要求,我打算将结论公开,并散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我希望安理会未来工作包括这一内容。

首先,普遍的一致看法是我们应该开展安理会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区域机构间的定期和更有组织的磋商和协调。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例如联合特使、特派团、交换工作人员、工作组和安全理事会与非统组织及次区域机构间更多的定期会晤。我希望安理会现在会着手制订一些详细的建议以便在明年 1 月底之前就安理会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去做作出决定。

其次,我们今天听到了看法,尤其是非洲会员国的看法,这些看法带来了明确的信息。联合国没有能够迅速和有效地作出反应满足非洲的维和需要。我们今天听到许

多有益的实际建议: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的能力和规划,提高储备及快速部署更多重要设施的能力,增加联合国对非洲建立本身维和能力的帮助,包括通过训练、人员交换和后勤伙伴关系安排。这些都是一揽子中的至关重要的内容,今天安理会坚定地支持进一步落实这些内容。

与会者同样很清楚,提供适当的资源至关重要。同样普遍强调的一点是使资源与任务规定相称的重要性。通过信托基金为维和筹资的局限性也受到强调。一些代表团强调应该给予区域维和努力更多的支助。

但今天的辩论表明,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法取代安理会必须从政治上更多介入非洲的冲突。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更多介入那里的维和,也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今天从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议:预防性部署;更多地利用联合国特派团;有创新意识地利用朋友或接触或其它形式的支助团体;改进安理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的合作、特别是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的合作;更好地利用现有各种外交途径;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安理会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采取更多有效的集体外交行动;更严格和有针对性地执行安理会的其它重要工具:制裁和武器禁运。

许多发言者强调了通过预防性行动解决冲突根源的极端重要性。我也造成更多关注艾滋病预防的呼吁。正如秘书长先前向我们报告指出的,每天死于艾滋病的非洲人达 5 500 人。我还赞成确保少数人的权利和分裂社会实现真正权力分享对于防止冲突非常重要的看法。

许多发言者指出有必要改善预警和交换分析。如果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秘书处、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会员国——就必须作出贡献。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潜在的冲突地区,使之及时采取行动。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利用安理会来做这一工作,加强现有的预警机制,包括非统组织的机制。

我打算重返安理会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安理会美国主席召集的非洲会议。我将请我国的常驻代表团今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的各位开始工作以确保安理会在此次会后

尽快采取行动。我希望今后几周内我们就能看到第一批成果。今天的辩论表明我们大家都想迅速行动。

我在结束发言时提出一个看法。非洲今天仍然处境非常困难,面临许多真正的问题。但是,所有了解和热爱非洲的人都知道,非洲能够并一定会为自己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的未来。在非洲建设持久和平的人将是非洲人民自己。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今天的辩论表明安理会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确实决心这样做。

我以主席的身份感谢所有在今天辩论中发言的人,向没有能够发言的人表示歉意。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6时20分散会